

# 查干湖畔 鸿鹄楼

□孙正连



为编写《查干湖鸟类名录》，我在查干湖拍了4年鸟；为续写《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志》，我又在查干湖住了3年。7年间，有两年我的居室兼创作室距鸿鹄楼百十多米。我每天4点起床创作，早上时间金贵，极少走出房门。中午要补觉，还是走不出去。只有晚饭后时间充裕，特别是春夏之际，昼长夜短，夕阳高照，鸿鹄楼游人散尽，清静无扰，极目远望，鸿鹄楼正是首选之地。

鸿鹄楼，名为楼，实则是五层四角飞檐风铃清脆的仿古塔，坐落于查干湖南岸，王爷府景区路口的岗上。这个位置算不得制高点，但占据了新庙泡和查干湖之间的南北中轴线，引松渠西岸，位置得天独厚。

鸿鹄楼于2000年8月建成，2004年县政府对楼体进行修缮，由时任县长阿汝汗定名。鸿，大雁；鹄，天鹅。神话传说中鸿鹄是白色的凤凰。塔、楼以鸟名之，古已有之，人们熟知的黄鹤楼、大雁塔足以作证。查干湖有候鸟和留鸟两百余种，其中国家一级珍禽就有十几种，大雁、天鹅、秋沙鸭、灰鹤、鸳鸯、丹顶鹤、黑脸琵鹭等珍贵鸟类在此栖息。鸿鹄之名用出了文化与自然双重意义。

守楼的老儿是蒙古族，好美酒佳肴，他做的蒙古族美食——面血肠，极具特色。我虽不好酒，但与之谈得来，处久了，便成了朋友。有此一层，开锁进楼竟如入家门。只是名虽鸿鹄，在楼上却拍不到鸟，但拍些风光片却是理想之处。

鸿鹄楼层层开放，是体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理想之处。沿环廊向北，10里之外的青山头清晰可见，那里是一万年前查干湖人的墓穴，墓穴中出土的泥土烧制的网坠，是查干湖渔猎文化的历史见证。

在青山头面向大湖的山湾，查干湖冬捕“鱼把头”第十九代传人、查干湖冬捕习俗代表性传承人，石宝柱的墓地就在这里，守望查干湖，陪伴查干湖，看徒弟徒孙们渔猎查干湖。

目光掠过水天一色，沿天际线转向西，在湖的西岸上，是著名的辽代“春捺钵”遗址。只有在这里才能印证那句：“辽皇捺钵地，渔猎查干湖。”

# 南山没有山

□付兆辉

读陶渊明的诗，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心生向往。我曾想象那座南山巍峨挺拔、云雾缭绕，藏着世间所有的闲适与诗意。后来才渐渐懂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所谓的南山。而我心中的南山，不在诗词的水墨丹青里，而是故乡老宅前方那道东西走向、毫不起眼，甚至称不上山的小山丘，乡亲们就叫它南山。它没有峻岭奇峰，没有茂林修竹，却载满了我整个童年的欢乐和记忆里的乡愁。

家乡的南山，静静横卧在村庄前头，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守着一方人间烟火。山丘与村落之间，曾有一条三四米宽的小河，河水蜿蜒流淌，河西边连着一个超一万平方米大且形状不规则的深水塘。那是大人口中反复叮嘱的危险之地，平日里我们从不敢轻易下水，只是站在岸边，望着塘面水波轻漾。可一到寒冬，河水结冰，这片禁忌之地便成了我们最向往的乐园。厚厚的冰面结实又平整，宛如一方天然的溜冰场。我们坐着自制的木冰车，蹬着简易的冰鞋，在冰面上恣意滑行、追逐打闹，凛冽的寒风刮在脸上，却丝毫挡不住满心的畅快。整个冬天，这里都回荡着我们的欢声笑语。

夏秋时节，河水时常变浅，这里便成了我们施展“工程才华”的天地。我们总爱成群结队来到河边，用岸边松软的泥土，一捧捧堆砌小小的水坝，小心翼翼地垒高，把河水拦腰截断，建起个袖珍“丰满大坝”，看着水位慢慢升高，心里满是小小的成就感，仿佛做成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待到水快漫过坝顶，便在坝上凿开几个小口，水流便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开闸放水的瞬间，蔚为壮观。

小河的东头连着一个面积不大、水极浅的小池塘，那是我们捞鱼捕虾的好去处。由于当时没有钱买渔具，我们便自己动手，用旧纱布或破渔网

湖。”史学界争论了几百年的“春捺钵”地，终于被找到了。2013年3月，乾安县“春捺钵”遗址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群绵延十几里，上千座营帐的基土堆，随处可见的辽代遗物，历史在这里演绎了帝王的奢华，展示了渔猎的盛宴，还有那海东青刺破蓝天追捕天鹅的奇观。历史并未走远，虽是千年，仿佛昨日，如今每年查干湖都举办盛大的冬捕节，聚十几万之众，再现辽帝“头鱼宴”的盛况。2009年单网捕获16.8万公斤，打破了2006年创下的10.45万公斤单网捕捞量的世界纪录，创造了新的单网冰下捕捞量最高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看尽了大湖，转向南，越过新庙泡，在稻浪翻滚处，是东西相隔几里、绿树环抱着的辽代偏脸子古城和古城村。百姓们守着这一片土地，守着一座大湖，世代繁衍，生生不息。收回目光，脚下就是王爷府景区。原王爷府在前郭俄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末代蒙古亲王齐默特色木勒的官邸，属宫殿式建筑群。此王爷府虽为仿造，但史实不虚，是一处爱国主义教育的好课堂。府前的引松工程纪念碑，是为纪念全县之力引来松花江水，复活了查干湖，造福一方百姓的壮举而建立的。至此，再耐心一点，等到夕阳站在天际线上，大湖波澜不惊，你会看到湖中三个太阳的奇景。到这个时候，才算不虚此行。下得楼来，想起了老友翟志国兄那一年登鸿鹄楼赋诗言情：“登眺临空倦眼舒，晴波映日荡银珠。当年凿引松江水，蓄得关东第一湖。”

一年之中，只有农历冬月、腊月登楼要有勇气。我曾几次登临，除首次之外，都是陪朋友。站在楼上观大湖冬捕，只有第一眼是清楚的，接下来便是两行冰冷的眼泪。这里的风像针一样，有一次，我们仅仅站了几分钟，眉毛上便挂满了白霜。李白诗云：“朝如青丝暮成雪。”我的总结是，可当作极寒体验之旅，真的是转睛青丝成霜雪，“高处不胜寒”。

说到这里，我想说的是，不论冬夏，来到查干湖如果不登一次鸿鹄楼，那便不算来到查干湖。

做成扒网、拍网。浅水里的鱼格外多，每一网下去都大有收获，川丁子、鲫鱼子、泥鳅在网里活蹦乱跳，个头稍大的收好，带回家经母亲烹制，成了餐桌上的美味；小一点的也成了鸭子的美餐，看着它们争抢吃食，心里料想着明天鸭子一定能多下几枚蛋。

小河两岸是成片的小树林，枝繁叶茂，是天然的游乐场。春天一到，小树林便换上新装，嫩芽破土，柳枝抽条，满目生机。我们提着小土篮，钻进树林里挖野菜：婆婆丁顶着嫩黄的小花，叶片鲜嫩；小根蒜藏在泥土里，拔出来带着清甜的香气；荠菜铺在地上，叶片肥硕。每找到一种，都像是发现了稀世珍宝。挖累了，便折下鲜嫩的柳枝，小心翼翼做成一支支柳笛，放在嘴边轻轻一吹，清脆婉转的笛声便在林间飘荡，那是春天独有的旋律。

坐在林间的草地上，抬头便能看见鸟儿忙碌的身影。它们衔着枯枝、草茎，在枝头筑巢，叽叽喳喳地穿梭，忙着哺育幼雏。那份忙碌又温馨的画面，总能让我们静静凝望许久，想到了父母的辛劳。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来，落在身上暖暖的，耳边是鸟鸣、风声，眼前是蜻蜓飞舞，河边青蛙呱呱鸣叫，带来了童年独有的感受与惬意。

爬上那座小小的南山丘，视野便豁然开朗起来，小屯尽收眼底。傍晚时分，是山丘上最美的时刻，家家户户的烟囱徐徐升起炊烟，袅袅娜娜，与天边的霞光相融。淡淡的饭香随风飘来，混着泥土与青草的气息，那是最动人的烟火气。坐在山丘上，看着炊烟缓缓飘散，看着村落里渐次亮起灯火，心中满是安稳与温暖。

南山没有山，有的只是童年的纯真与欢喜，有的只是故乡的烟火与温柔。诗词里的南山悠然高远，而我心中的南山，是那条小河、那两处池塘、那片树林，还有那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 梨花十四行[二首]

□宋虹

## 梨花的清白

到江密峰小镇看梨花  
我是带着唐朝宋朝的春雨来的  
春雨参差  
像一拨一拨回归的燕子

一百年的老梨树 有一百个春天  
每临花期 都是婴儿般新鲜  
看着看着  
就飞出千朵万朵的白蝴蝶  
梨花比白雪 总是多出一点头春心

梨花不开 拿什么证明春天  
安山村的梨花开了  
一场盛大的花事 让人心潮澎湃  
其实 我喜欢梨花  
是喜欢她一世的清白

## 梨花下耕作

我的土地 已经温软  
一副犁铧 翻开了整个春天  
晨光斜斜地 在牛的脊背上闪亮  
木栅栏围不住一角炊烟

柳在远处 摇曳在春水之上  
如青衣的水袖  
布谷鸟也在远处 说着民谣  
一粒一粒的种子  
是我们的母语 坚定而饱满

农人在山坡下耕作 这样的场景  
仿佛是久远的古代  
花影东渐  
晚霞以一千种妩媚  
在谷雨前后 向大地倾注爱意

# 关于青纱帐的纪事[外一首]

□于柏秋

从前习惯用眼睛抚摸  
一株株钻出大地襁褓的高粱、玉米  
喜看北斗转星移中  
茁壮成村里东跑西颠的半大小子  
每有狂风暴雨袭来  
目光变成无数根支架  
极力撑起摇摇晃晃的雅气

后来，开始用心抚慰  
那些成长中的阵痛  
那些干涸、洼涝、倒伏  
通通被焦虑、期盼、憧憬所沐浴  
而后落成挺拔的模样  
为此常常在睡梦中逸出  
甜蜜的笑声

现在，我的身心已融为一体  
无论面对白花的汪洋  
还是一片饱满的金黄  
再也不长吁短叹两眼放光  
我以一介书生的姿态开启书本  
将青纱帐描绘在历史的扉页  
使其永不褪色

## 田垄间碰撞出的五彩缤纷

谁的笑声还没有落下  
在村边的玉米地  
我的目光一遍遍找寻  
那些甜甜的、憨憨的、嫩嫩的、苍苍的  
带着方言俚语闪着黑土地光芒的音质

当然还有哭声骂声熙攘声  
田垄间碰撞出的五彩缤纷  
在播种的季节有多昂扬  
在收获的季节就有多热烈  
我曾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  
几位身着粗布褂的中年妇女  
手握镰刀，像握着一把钢枪  
而“喀喀喀”的子弹从嘴里喷出  
射向各自的里短家长  
这让我想起村头树上的喜鹊  
三三两两欢蹦乱跳的场景  
将抑制不住的心事尽情描述  
墙情则在男人们的嘴里泡泡糖般  
被兴高采烈地反复咀嚼  
甜味已尽却不忍吐掉  
“啪啪”鞭花被阳光绣上一层金色  
“驾驾”亢奋的吆喝几度膨胀了体量  
也没能盖过上风口的话匣子  
却引得骡马间的问候愉快而爽朗

如今，离乡多年的我踏上故园  
想在一派饱满的金黄中再次倾听  
那些令人着迷的“啾啾啾啾”或热血债张  
却见一辆辆收割机晃动着臂膀  
在我的惊异中掠走了丰收的喜悦  
也拉上了我故作镇定的慌张



# 小小说

□莉瓊

# 头颅

师兄退休了，从东北来珠海度假，我负责招待他。

晚上，我跟师兄坐在珠海大剧院里，把我们相同的爱好进行到底。华美之音环绕穹顶，合唱团演唱了一首《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师兄扭头问我：“还记得那颗头颅吗？”

我怎会不记得！20年前，那颗颅骨被从长春净月潭请出来，送到实验室，我当时刚博士毕业，给师兄做见习助理。“是赵尚志烈士的头颅！”最终的鉴定结果，让在场的人热泪盈眶。此刻，师兄的表情变得凝重，我不再吱声。

歌舞剧的背景大屏幕上，演绎着东北的冰天雪地，风卷雪花，漫天白色飞屑。天寒地冻，敌人围追堵截，几日常不曾吃过饱饭的小战士踉踉跄跄，差点跌入深谷，身边战友拼命拉他一把。小战士爬上坡顶，满身雪沫，他一笑，嘴里渗出鲜血，他不在意地用袖口擦一下嘴角，小战士才17岁。

画外音解说道：“好样的！活着好打胜仗！跟上队伍！”那位说话的将军衣着简朴，他脱下破旧的军大衣给小战士穿上，他挺拔的身影刀劈般劈开风雪，带头向前。

一场雪地激战结束，抗联将士发现小战士死死扼住敌人的咽喉，敌人的刺刀插进小战士的胸膛，双方僵住。将士们安葬了逝去的英烈，将军又穿上军大衣，他轻抚衣角的血迹，目光变得锐利、坚定。

舞蹈演员在背景大屏幕上跳跃、翻滚、匍匐、伫立，用各种肢体语言表达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惨烈和艰难。

“他也曾17岁！”师兄在黑暗中开口。

“是！”我应声。17岁的赵尚志离家前往黄埔军校学习，一年后，他踏上了东北抗日的道路。他曾三次入狱，三次身负重伤，经历过被误解、被撤职，但他丝毫不动摇革命信心，与杨靖宇将军被合称为南满和北满抗日的“南杨北赵”，在东北开展游击作战。1937年，赵尚志在“冰趟子”战斗中，以寡敌众，与数倍于己的敌军交战，毙伤日伪军三百余人。赵尚志逐渐成为敌人的噩梦，敌人发出万元悬赏通缉令。1942年，年仅34岁的赵尚志在黑龙江省今鹤岗梧桐河壮烈牺牲。

敌人割下了他的头颅，将他的躯体扔进了松花江。2004年，中国军旅作家在寻找将军的头颅，他得知前一天上午，长春般若寺修缮时发现了无名颅骨，送往长春市净月潭风景区掩埋。

净月潭的“青松林”认领过将军，我协助师兄确认了颅骨就是将军。2008年，赵尚志将军一百周年诞辰，长眠长春六十多年的颅骨回归故里，安葬于辽宁省朝阳市“赵尚志烈士陵园”。

2018年，净月潭的“尚志林”奠基。我去过般若寺，蓝天白云，经幡舞动，檐角的铜铃记录风的脚步，叮当脆响。蓦然间，好似看见一颗头颅含笑凝视着我。师兄去过净月潭，他说，“尚志林”石碑前有鲜花，有人经常来吊唁。

舞台背景换成春天，舞蹈人物换成新中国的青少年，舞者辗转青山绿水间，重走抗联路，向烈士墓碑敬献花环。一群白鸽飞过城市、飞过群山，清晨的露珠滴落水面，小溪蜿蜒，奔向江河湖海。

“一定不能忘，有人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抛头颅洒热血。”师兄喃喃低语。

歌舞剧散场，我们默默走出表演大厅。湿润的空气如水，包裹着夜幕里的霓虹，彩色的梦幻在广场音乐里流动，珠海大剧院广场的建筑呈“日月贝”造型，坐落海边，展现生机和美。我跟师兄坐在台阶上，享受夜晚的清凉。一位小朋友从光影里跑过来，他的风铃撞击声清脆，介入般若寺的圣灵。

脆铃声里，我的灵魂穿过深幽的云朵，俯瞰繁华。一颗头颅穿越半个多世纪而来，他拨开岁月，凝视我。他比我年轻，才34岁。

# 五月的鲜花

□作家AI

五月是花与书共读的季节。

清晨经过老槐树下，细碎的花落了一肩，香气淡淡的，像宋人册页里逸出的一行小楷。忽然想起韦庄的词：“红楼昨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那香，想来便是槐花的气息，清寂里透着一丝人间烟火。

槐花是可以吃的。祖母在世时，每到五月，总要用竹竿打下一簇簇，清水洗净，拌上面粉上笼蒸。蒸熟后浇一勺蒜泥香油，那滋味，是童年里最朴素的甜。后来读《山家清供》，见林洪记“槐叶淘”，才知古人早有此雅趣。原来一朵小花，竟连着千年的味蕾与文心。

五月也是芍药的季节。《诗经》里写“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那时情人相别，折一枝芍药相送，将说不出的话都托付给花。这风雅到了唐宋，便成了“有情芍药含春泪”的缠绵。花有灵性，最懂人心头那一点说不清的柔软。

园子里的石榴也打了花苞，胭脂一点，藏在油绿的叶间，像待嫁女子的心事。韩愈说“五月榴花照眼明”，一个“照”字，写出了那种夺目的红，是初夏最浓烈的笔触。

五月最寻常也最动人的，要数路边的月季。它们月月开，月月谢，从春到秋，像大地上不熄的灯盏。杨万里说得好：“只道花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春风。”这份持久的温柔，比那芳华更令人感念。

花儿们次第开着，从蔷薇、芍药到石榴、月季，不争相，各自守着时序。这便是中国人心里的自然——花开有序，万物有时。没有一朵花会开错季节，就像没有一滴墨会落在宣纸之外。

漫步小径，风送来阵阵花香，我忽然明白了。五月的鲜花，是大地的文章，是时间的诗篇，而我们，不过是路过花前的行人，有幸在花香里，读到了一点天地的心意。



AI的